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二

史部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
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
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輿為齊

卿鄒究州縣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

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

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索隱孟子有萬章
公明高等蓋並軻

之門人也
萬姓章名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

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
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
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
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
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集解

駟案並蒲浪反索隱言其並
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

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
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
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

索隱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

夫而熒惑諸侯也

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

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

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索隱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

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是小義也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

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

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本故云濫耳

王公

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索隱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

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化者是易常聞而貴異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

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

側行敝席

索隱按字林云敝音疋結反韋昭音敷蔑反張揖三蒼訓詁云敝拂也謂側行而衣敝席

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索隱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擁

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

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索隱劉向別錄云鄒

子書有
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

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

怪熒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

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

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索隱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

不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

能入乎

索隱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

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

或曰伊

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

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駟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

意乎

索隱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

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

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奭之徒

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

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駟奭十二篇陰陽家

各著

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
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
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
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

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索隱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

後淳

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

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馭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

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

有四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

集解駢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

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

索隱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

避漢宣帝諱也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

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

集解徐廣曰一作亂調

過髡

集解駢案劉向別錄曰騶

行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
輿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
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
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
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劉氏云輶衍字也今按文
稱炙輶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
字相近蓋即指器也輶即車輶過
為潤輶之物則輶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

襄王時

索隱襄王名法章潛王于宮人所立者

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

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索隱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

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正義蘭陵縣屬東海郡
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春申君死

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

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

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

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集解駟案晉太康地記云汝
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

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
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
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

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

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魏有李悝盡地力之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

教正義藝文志李悝子三十二篇楚有尸子長盧集解駢案劉向

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

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尸子名佼音

絞長盧未詳正義阿之吁子焉集解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吁音芋別錄

長盧九篇楚人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芋子

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

人阿又屬齊
恐顏公誤也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

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集解駟案墨子曰公輸般

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
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
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
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
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
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
隱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
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
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草帶以為城
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

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字也釐

音狸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七十四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即濫觴是江源之初
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
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
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
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
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 唐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臣照

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

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

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因
為賦遺之中有讒夫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
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
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三

史部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

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嬰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

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

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

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

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

為後元年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

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

正義東阿濟州縣也

盟而去

索隱紀年當惠

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

王文外互不同也

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

集解駟案音絹

是歲梁惠王

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

正義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

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

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索隱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

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

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薛故城在今徐州滕

縣南四十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索隱

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

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

父女害
母也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

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

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

曰不能知也

索隱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

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

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

索隱裋音

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

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

遺與何人也

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

集解

駟案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緇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

索隱舍業者捨棄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

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

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

自劉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

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

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

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

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

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

解

索隱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集解韋昭

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義而難得者

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正義藏
在浪反

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索隱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

言是孟嘗君封

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

正義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

秦昭

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

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

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

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

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

集解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

軍於函谷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

索隱戰國策作韓慶為西

周謂薛公也

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

魏

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

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

割東國以與齊

正義東國齊徐夷

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

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

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

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

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索隱舍人官徵記姓而畧其名故云

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

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

王薛文走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

請以身為盟遂自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
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
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

正義周最
周之公子

而齊

王逐之而聽親弗

集解駟案親弗人姓名索隱
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

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
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

反齊王之信

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
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

行又且得反齊王之
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又禁天下之變

索隱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

則秦齊輕
孟嘗也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
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
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集解駟案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
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

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
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括地
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
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

集解驩案音歡復作煖音許袁反

聞孟嘗

君好客躡屩而見之

索隱屩音脚字亦作躡又作僑

孟嘗君曰先生遠

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

君置傳舍十日

索隱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

一劍耳又削

集解駟案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緹

集解

駟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之處索隱蒯草名音蒯賸之
蒯緹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
云蒯緹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
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

錢者多不能與其息

索隱與猶還也息猶利也

客奉將不給孟嘗君

憂之間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

集解駟案伎亦作技

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

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

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

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

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

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

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

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

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

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

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

文奉邑少

索隱言文之奉邑少故今出息于薛也

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

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

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

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
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
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
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
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
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
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
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

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

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

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索隱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索隱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爾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

忘其中

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

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

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
睨薛縣
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為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
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
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
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

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
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
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
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
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
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
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
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
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
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
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

然君知之乎○

臣照

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

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五頁前八行漢中今梁州之地
刊本梁訛襄今改

第十頁前三行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刊本怛訛怛
注同據王鏊本改

卷七十四第四頁後七行接予二篇考漢書藝文
志作捷子

第七頁後三行故趙有劇孟案遊俠傳劇孟漢時
洛陽人不得係之戰國趙疑孟字誤

第七頁後八行按東齊州也句有脫誤疑作東阿
濟州縣也又竿子十八篇刊本竿訛吁據漢書
藝文志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帶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八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四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集解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正義勝



式證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集解徐廣曰屬清河正義今貝州武城縣也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

者槃散行汲

集解駰案散亦作跚索隱甃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正義甃跛也

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

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癰之病

集解徐廣曰癰音隆病也索隱罷音皮癰音呂宮反

罷癰背疾言腰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曲而背隆高也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釐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

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

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釐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釐者美人頭自造門進釐者因謝

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集解徐廣曰
待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

正義

趙惠文王九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秦昭王十五年

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
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
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貲而行矣平原君曰先
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

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

索隱

鄭玄曰穎環也脫吐活反

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

索隱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

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

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

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
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
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正義惡
鳥故反

合

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

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
盟之

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
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

耳毛遂奉銅盤

索隱奉音捧若周禮則用珠盤也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歆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歆此血於堂

下

索隱歆音所甲反

公等錄錄

集解駟案音祿索隱音六王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

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

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

鼎大呂謂天子所重也
正義大呂周廟大鐘

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

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

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

傳舍吏子李同

正義名談太史公諱改也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

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
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

正義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於是平原君從之

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
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
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集解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正義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

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言虞卿論

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

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

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

索隱

過音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

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辯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

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抒音
聖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競後息不能
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

集解徐廣曰蹻草履也
簦長柄笠音登笠有柄

者謂之簦索
隱蹻音脚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集解譙周曰食邑於虞索
隱趙之虞屬河東大陽縣

今之虞卿
縣是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集解徐廣曰
復一作係

寡人使東

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

集解
古后

反求和曰媾索隱

按

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

媾亦講講亦和也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

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
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
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
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
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集解駟案郝音釋
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

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
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
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王曰請聽予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
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
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索隱為足下解其
負擔而親自攻之

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
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
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
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
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
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
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

之曰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

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索隱按私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

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正義孝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歇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

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

哭也其相室曰

正義謂傳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

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

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

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
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
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
此飾說也王春勿予

集解徐廣曰春音慎

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
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

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
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
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
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正義前
取秦攻

今得賂是易
道也易音亦

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

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
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

索隱過
音戈

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

集解駟案
光臥反

王曰寡人固未

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

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

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索隱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
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奔相

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 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

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正義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

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

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

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
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因魏
齊著書
見意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

昭王十五年○

臣照

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

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

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顧炎武曰當作一
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

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
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五十五

史部

史記卷七十七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宗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

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

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

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集解文穎曰作高木槽檣上作桔槔頭旣零以

薪置其中謂之烽常晷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

正義爲
于偽反

復博如故王恐

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

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

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索隱俾音浦計反倪

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足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不正視也

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

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

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

坐徧贊賓客

索隱徧音遍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

足矣

集解徐廣曰爲一作羞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

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

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

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

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

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魏王使將軍晉鄙

索隱魏將姓名

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

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

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

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

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

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

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

索隱間音閉
謂靜語也

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

殺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
按資者畜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畜

於心已得
三年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
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
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嚙

集解駟案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嚙謂多詞句也正義聲類云嚙大笑

宿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
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壯鄉自
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
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韞矢集解
呂忱曰韞盛弩矢索隱韞音蘭謂以盛矢如爲公子先引趙
今之胡麓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

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
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
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
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
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
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
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

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集解駟案禮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

索隱負音佩

無功

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

子竟留趙趙王以鄣爲公子湯沐邑

索隱鄣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

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集解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徐案別錄云也

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

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

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

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

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

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

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

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

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

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

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索隱史失其名

往見

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索隱抑音憶謂以兵感之

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集解
駟案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

秦王患

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

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索隱魏

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

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
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逐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
重萬古
希聲

史記卷七十七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
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
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

名於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史記卷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三千六百五十六

史部

史記卷七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名橫考

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

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

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

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

正義竟陵屬江夏郡也

楚頃襄王東徙治

於陳縣

正義今陳州也

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

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

索隱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正義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

致至則

危

集解徐廣曰致或作安

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

垂

正義言極東西

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

王莊王之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音腰

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索隱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

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

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

威索隱信

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集解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

虛蕪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垣丘

桃集解徐廣曰燕縣有桃城

入邢

集解徐廣曰平邢縣有邢丘正義

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集解徐廣曰蕪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行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

河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

集解徐廣曰屬陳留索隱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

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

黃濟陽嬰城

集解徐廣曰蘇代云

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而魏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

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集解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索隱地名近濮

注齊

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正義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

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集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

之威盡行也

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

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

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

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

不知榆次之禍

索隱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榆次并州縣也注

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渦水側有鑿臺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索隱

于隧吳之敗處地名于水邊也隧道路也正義于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剏處

在蘇州西北四十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

後也

索隱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

索隱從音絕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

既勝齊人於艾陵

正義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也

還爲越王禽三者之浦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三江

之浦正義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乃開渠

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城正義并州城

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

集解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今王如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

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正義言大軍不

遠跋涉攻伐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趙趙蹇蹇

遇犬獲之

集解駟案韓嬰章句曰趙趙往來貌獲得也言趙趙之蹇蹇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

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
犬之馴者謂田犬索隱趙音天歷反兔音讒
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

患而實欲欺大國也索隱大國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

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剗腹

絕腸折頸摺頤集解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摺音拉顚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

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

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

正義惡音烏

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

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

索隱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

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

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

蕭相故宋必盡

正義徐州西宋州東兖州南並故宋地

齊人南面攻楚泗

上必舉

正義此時徐泗屬齊也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

攻索隱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王破楚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

索隱校音教謂

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為報秦

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

矣索隱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悞也

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集解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遲音值值猶乃也

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歸此秦之失計也

臣為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

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闕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

索隱注謂

以兵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正義右壤謂濟州之南北也

王之地一

經兩海

索隱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正義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

要約天下是燕趙

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

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

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

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
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
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
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
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
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
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

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
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
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
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
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
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
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集解徐廣曰太
三十六年

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

申君

正義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是諡

賜淮北地

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

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正義虛音墟閭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

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門

以自為都邑春申

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

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

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

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

索隱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

十四年滅也

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

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璫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

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

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

合從西伐秦

集解徐廣曰
始皇六年

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

正義觀音館
今魏州觀城

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

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

正義黽隘之塞在
申州黽音盲也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两周背韓魏而

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

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

集解徐廣曰
在許東南

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曰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

正義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

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

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

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

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

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

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

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

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

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

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

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

之福

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又有毋望之禍

索隱周易有无妄卦其義殊也今

君處毋望之世

正義謂生死無常

事毋望之王

正義謂喜怒不節

安可

以無毋望之人乎

正義謂吉凶忽為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寔楚王也今楚王病

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

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

之仇也

索隱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舅與此異

不為兵而養死

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

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
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
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正義

壽州城門

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

正義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秦始皇九年

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

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索隱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

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悞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

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

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

於李園旄矣

集解徐廣曰旄音耄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

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畧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土烈王寡脣李園獻女無妄成

災朱英

徒語

史記卷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

臣照

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於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孤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
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
此作五年

史記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三頁前五行鄭元曰穎環也刊
本環字訛在鄭字之上據禮記少儀注改正

卷七十七第六頁前七行如今之胡麓而短也刊
本麓訛麓據毛本索隱改

卷七十八第六頁前六行王襟以東山之險刊本
襟訛施據戰國策改

第六頁後二行謂濟州之南北也刊本濟訛渭據
七國時齊地參考唐州郡改

第八頁前四行闔閭今蘇州也句有脫漏當作吳
墟闔閭所都今蘇州也

第八頁前五行又改破楚門為昌門刊本改訛攻
今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楚悍有母弟猶刊本悍訛據楚
世家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

趙之璧